



海男文集·散文卷

女人传

海男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海男文集·散文卷



女人传

海男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传：散文卷 / 海男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8

(海男文集)

ISBN 978-7-222-17278-4

I. ①女… II. ①海…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6995号

责任编辑：苏映华 刘 焰 徐 霞

创意设计：人合图文

责任校对：陈春梅

责任印制：洪中丽

NÜREN ZHUAN

女人传 (散文卷)

海男 著 封面、内页插图/海男 海男肖像：陈婉清/绘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出版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978-7-222-17278-4

定 价 45.00元

如需购买图书、反馈意见，请与我社联系

总编室：0871-64109126 发行部：0871-64108507 审校部：0871-64164626 印制部：0871-641915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云南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目 录

图像一：胸部 /001

图像二：禁色 /061

图像三：勾引 /121

图像四：外套 /173

图像五：纸牌 /229

图像六：毁灭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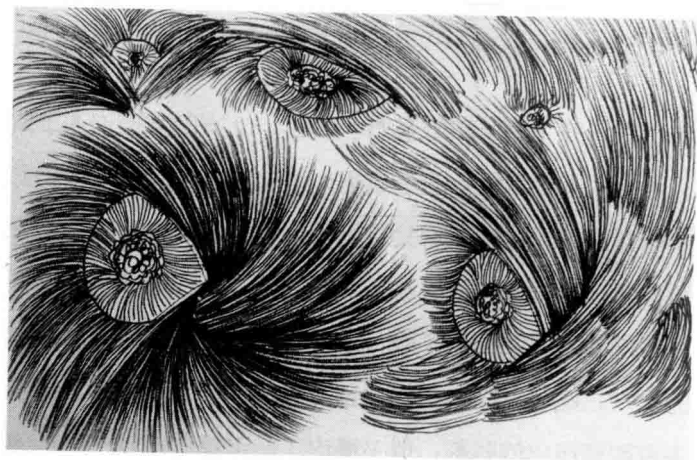
图像一：
胸部



父母的婚床漂动着

在松开了父亲和母亲的手之后，10岁的女孩进入了夏天，可以看见她绿色的小短裙，可以看见她的粉红色脚趾头暴露在外，这意味着父母不再携着她的双手了。在松开手的那一瞬间，她回头看着她年轻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形成的婚姻关系诞生了她，在最初时父母的婚姻关系形成的巢穴。她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受自己是一个女婴体从母亲子宫脱颖而出的时刻，似乎滑出了一道铺着柔软沙砾的峡谷，这种感受是她后来想出来的，而且这种感受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她自己的身体也在慢慢地变成一道充满柔软沙砾的深长峡谷。

父母的婚姻生活形成了巢穴，这个秘密使她进入了10岁。现在她可以回过头去，就像任何有生命的物体，或小小的蚂蚁，它们总是在飞翔和迁徙之中寻找到最后的巢穴，



这些事物她在看见之前已经完全感受到了，她的父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她出世之后，她的父母就一直形影不离，他们从白昼进入到黑夜，一直住在同一座房屋之中，而且是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睡在同一张宽大的床上——这些东西让她好奇，也让她迷惑，但她知道这就是父母的婚姻生活。

有一天半夜，住在隔壁的她突然醒来了，是因为她听到了一阵响动。她打开灯，在墙壁上发现了一只蝴蝶，于是她站在一只木凳子上，伸手捉住了那只蝴蝶，那鲜艳的红或蓝融合在一只有双翼的蝴蝶身上。她刚进入这种状态，进入半夜对一只蝴蝶痴迷的好奇之中。在她从木凳上站到地板上时，她听到了另一种从未听到过的声音，那是她侧耳倾听之后终于可以抓住的声音，仿佛她已经抓住了半夜月光挥洒在窗外的游丝般的光圈，仿佛她已经抓住了附近一口池塘中圆形的涟漪。哦，她贴住墙壁，现在她才确认那些声音竟然是从父母的房间里发出来的，竟然是从他们的嘴里发出来的。

这就是她难以解开的秘密，那些从父母卧室中发出的声音时断时续，只要她在半夜醒着时总会听到。但她已经

进入 10 岁，她可以摆脱父母牵着她的手到巢穴之外去了，石头、丘陵、风和树叶、蜜蜂和邻居家的伙伴——是父母的婚姻生活带给她的另一种生活。

男孩的游戏

男孩与女孩不一样，在一群孩子中间，向她伸出异样之手的是邻居家的男孩。他可以伸出手去抓住她的右手，那个男孩总是习惯抓住她的右手，带着她朝田野中的一条小路走进去，从金黄色的玉米、葵花林中走进去。于是，这个男孩就在阳光下显示他的游戏，他的游戏中有弹弓，可以将一粒石子射到对面的树上去。男孩想射中那只在树梢上栖居的小麻雀，她大声叫了起来，那只麻雀飞走了，男孩的游戏失败了，但牵住她的手的那个男孩还有另外的游戏，他带着她来到河边，男孩一边脱衣服一边对她说，相信不相信，我可以游到河的对面去。她摇摇头，男孩却已经在脱衣服了。男孩站在阳光下，他那细小的手臂和细小的腹部赤裸着，男孩穿着红裤衩跳进了

河水中，转眼之间他已经来到了对岸，他站在岸上，向她显示他的力量，她看见他成功了，第一次感受到男孩游戏成功后的喜悦。

邻居家的男孩牵着她的右手，他的胆量越来越大，他开始向她展览众多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是在展览一个个无规则的游戏。在这种无规则的游戏之中，有一点是她向往的，她愿意跟着邻居家的男孩——那个同她一起长大的男孩到那些毫无规则的游戏之中去。她将手伸给他，久而久之她已经习惯于将右手伸给他，下一个仪式就是抬起脚来，这是脚的节奏，她听到了春夏秋冬交织在脚下时的不同的声音，她怎么可以肯定男孩就可以带她到那些充满乐趣的游戏之中去呢？她的花短裙在扑闪，粉红色脚趾露在外面，她小小的身体在脚的节奏中成长着、蜕变着，她的欢呼雀跃给她带来了许多显而易见的秘密，其中最强烈的就是她会在房间里做完作业之后等待着那个邻居家的男孩带着他的球和水车以及弹弓站在窗口叫出她的名字，似乎她的芳名对于那个男孩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也同样期待着她下完最后一级木楼梯出现在他视线之中。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他们牵着手的游戏似乎永远都在继续着，似乎这就是他们

之间一种永不会醒悟的、纯洁而透明的生活。

他把她引向窗外的世界，引向学校之外的世界，引向父母婚姻生活之外的世界，男孩和女孩的手牵在一起，没有人怀疑，提出端倪，也没有人为他们设置障碍。

花粉似的身体

令人吃惊的是她的身体每隔一天都会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她不能完全肯定——自己用小小的脚测定的圆圈到底是对还是错；她也不能完全肯定——自己用手接触的光线、花粉、柔软的红色丝绒是不是已经使那片突然耸起的乳像一座城堡，还是像一片房屋后面的丘陵。紧随而来的变化令她烦恼和畏惧，从她狭窄的私处竟然流出来一些鲜红的血液。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无法讲述的身体的痉挛，随着子宫深处的更猛烈的收缩，她惊悸地用手捂住自己的小腹，这是在黑暗中她第一次感受到的恐怖，她怀有一种深入黑暗中的台阶的幻觉，希望有人敲门看见她满脸的恐怖和羞涩。



敲开门并走上前来的当然只有她的母亲，只有她的母亲可以在黑暗中走上来，她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她女儿的初潮，因为这是有遗传的，她知道她的女儿会像她一样用自己的身体迎接这难以言喻的初潮，迎接一个女孩子早年的美妙蜕变的时刻。所以，在这些时间里，她告诉她的女孩，那个小小的女孩：别害怕，每个女孩子都会这样，从此以后你就会慢慢地进入佳境，慢慢地成为女孩中的女孩，甚至为今后的生儿育女做好准备。她惊讶地张开嘴，倾听着母亲的话语，仿佛是在寻找箴言，仿佛是在捕捉某种超验的绳子。噢，那一定是一根金黄色的绳子，她现在开始明白了，在过去的那么多的时间里，她经常感受到有一根绳子束缚住母亲，是那根金黄色的绳子使母亲带领她去沐浴、睡觉，是那根金黄色的绳子以一种阴郁的方式使母亲呈现出忧郁，也是那根金黄色的绳子以一种共享阳光和水的浮力的方式使母亲的身体忽而轻，忽而沉。但是经过一种优美的旋律之后，母亲身上的那根金黄色的绳子总是使母亲的身体置身在地板上或草地上，介于一只神秘的花篮和黑洞之间，将浑身的诱惑无尽地散发，积极而有效地散发。

这就是她小小的身体变化之后母亲使她醒悟的一刹那，就是从此开始，她仿佛待在一只花篮里，得到了一种更遥远的安排，得到了一种不可知而秘密的安排。这时的她，紧随着身体中一阵细腻的变化，嘘了一口气，她不再害怕什么了，她只是任这种身体的幻觉进入一道狭窄的门洞之中，去倾听别的没有听到的声音。

她的秘密之花

由于好奇，她的私处在一面光线黯淡的镜子里出现，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时刻。这是作为女孩的她被一种私人生活的幕帷遮起到敞亮的时刻。她开始寻找镜子，一面传统的穿衣镜，昨天还镶嵌在屏风中以遮挡和划分她的房间，今天却已经被她占有，她的身体占有了那面屏风中的镜子。现在，她已经是一个女孩，她有了了解自己私处的权利，这是一种纯洁透明的权利，就像玻璃那样纯洁。

私处也是纯洁又敞亮的，柔和的光线照着那些髻曲的黑色的部分，一点声音也没有，没有声音干扰她此刻的生

活，她只有屏住呼吸，仿佛一呼吸就会发出牵动声，让那些垂落下来的窗帷发出簌簌之声，让一阵风吹进来使她的这种生活突然中断。她屏住了一个女孩子的呼吸，紧张地在镜子中发现自己仿佛置身在玻璃屏风中，她那细长的小腿和裸露的私处已经开始在圆形的万花筒中变幻。她开始穿衣服，一件又一件的衣服遮住了她的私处，使她终于可以随同镜子中那些模糊的幻觉，在她阅读过的那些神话故事里去移动裙裾和脚步。

她将窗敞开。她望见了院子里的那口井和停在空中的蔷薇花枝，她已经停止了令她迷惑的那种生活，新的生活在窗外，在那些蔷薇花枝下面，母亲正弯腰修理枝蔓，而父亲到哪里去了呢？父亲的世界似乎永远在围墙之外，她早已发现这种现象。她红着脸出现在母亲身边，这是星期天的午后，时间展现在母亲的手上，那些枝蔓散落在水井周围的泥地上。在雨后的午后，在经历了置身于镜子中窥视自己的这个女孩子的眼睛里，一系列的战栗和迷惑都在她晃动身体向着母亲微笑的那谜一般的悬念中，犹如空中楼阁一样悬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现在，她睁大双眼，看着热情的母亲并透过母亲那丰

腴的身体唤醒了她去生活的欲望。那天午后，她陪同母亲修理完了多余的蔷薇花枝，并坐在井栏上，她不再是那个温顺而柔和的、念念有词的女孩，她已经寻找到并发现自己是一个生命中的精灵，她知道随同时间流逝，总有一天她会将那个空中楼阁中的谜放下来，像她的母亲一样使身体变得丰腴。这一切开始于她浑身战栗的时刻，但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她知道她的私处永远属于她自己。

父亲的故事

一个女孩注视着父亲与他的情人约会，她盯着父亲的背影，她在夜色中挥动着手臂，她大声说：“父亲，你在干什么？”她看到了另一个女人的长发，她又大声说：“父亲，你在干什么？”那天晚上，这个女孩永远牢记了这个场景，她用脚尖踢响了一个空酒瓶，这是一个酒鬼扔下的，这是一个酒鬼留下来的礼物。当她踢响酒瓶时，她似乎想从父亲约会的背景中穿巡而去，直跑到地球的另一面去。